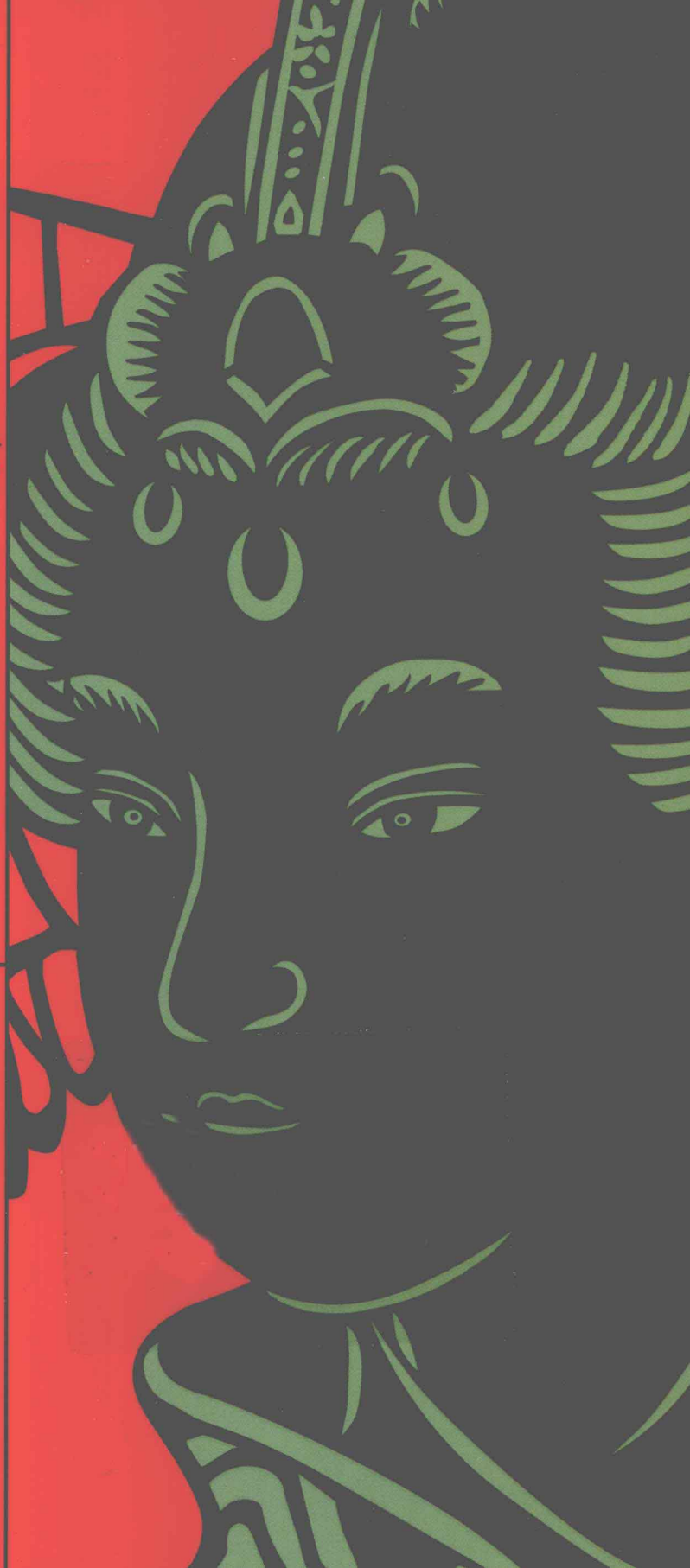




赵姬

长篇历史小说 大秦帝后

赵东云◎著

战争与杀伐的血腥碰撞
权谋与情感的缠绵纠葛
欲望与贪婪的烈焰升腾
纷纭乱世的浪漫演绎

《大秦帝后——赵姬》

带你走进战国的情感世界……

ARTIST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知道远处那
阳在西边
的魔兽吞
纱，让人感
邯鄲城
许饱经了太
年历史的古
静静地蛰伏
夜中的邯鄲
黑夜的来临
士卒踏着
人们简直
啊——救命
少女声嘶力
队正在南
不觉扭过头
们知道，一
听调教的
呱啦议论一
怜的少女的
们送来一些

赵姬

大秦帝后

赵东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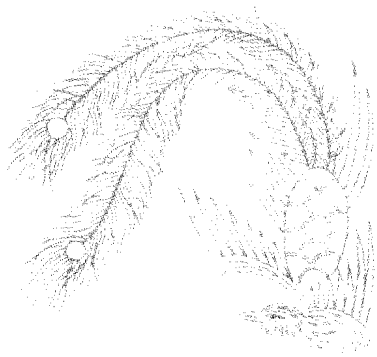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章 > 新来的雏儿 /001
- 第二章 > 吕不韦的新嗜好 /005
- 第三章 > 初尝成为女人的滋味,她该恨谁 /012
- 第四章 > 娼妓的渴盼 /018
- 第五章 > 战火硝烟中,吕不韦嗅出异味 /024
- 第六章 > 丢弃甲士三千,平原君身陷尴尬 /030
- 第七章 > 仕途之舟荡向何方,温柔乡中亦在寻觅 /043
- 第八章 > 经营落难王孙,其利几何 /050
- 第九章 > 秦风馆内的囚徒,看到最后的希冀 / 056
- 第十章 > 鼓动如簧巧舌,挡吾者谁 / 061
- 第十一章 > 遭遇长平,剑锐乎? 壁坚乎 / 070
- 第十二章 > 王室贵胄,岂甘池中物 / 079
- 第十三章 > 马服君笑谈天下事 / 086
- 第十四章 > 一场游戏,赌上两个美人 / 092
- 第十五章 > 娼妓、女人、心头肉,更是一个筹码 / 100



1. 深巷

失去血色的夕阳在西边远处的山坳间缓缓沉落，仿佛被一只巨大的魔兽吞噬下去，天空似铺上一层又一层可怖的黑纱，让人感到压抑而又心悸。

燕赵大地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与暗淡下来的天际渐渐融为一体，让人分不清楚哪儿是天，哪儿是地，只知道远处那突兀而起的黑黢黢的模糊影子是赵国的都城——邯郸城。

也许饱经了太多的沧桑和劫难，邯郸，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已经显得有些疲惫，此刻，正静静地蛰伏在黑漆漆的夜色中。

秋夜中的邯郸城内，白昼蒸腾着几缕热气的街市随着黑夜的来临悄然消逝，若不是时不时有一队巡城的兵卒踏着吱吱呀呀的脚步声从沿着城墙的街衢走来，人们简直不能将它与一国都城联系起来。

“啊——救命啊——”黑黢黢的街巷深处，骤然传来少女声嘶力竭的求救声。

一队正在南辰门大街上巡逻的军士戛然停下了脚步，不觉扭过头向东边远处的烟花巷注视了片刻，他们知道，一定又是烟花巷哪家青楼的老鸨在教训不听调教的雏儿。军士们面面相觑，一脸坏笑，叽里呱啦议论一番，然后摇了摇头继续巡城，似乎那可怜的少女的声声惨叫，只是给他们这些粗犷的男人们送来一些充斥着淫荡味的谈资。

也许在整个邯郸城里，只有烟花巷最能够显示出大都市的浮华、富足、奢靡和气派。这条足有一里长的深巷的两侧，布满了装饰奢华的楼阁、客栈、缎庄和店铺，尤其是一字排开的四十多家青楼妓馆，家家门前高高挂起红彤彤的贴着斗大金字的灯笼，散发着诱人的暧昧气息和浓浓暖意，在略显寒冷的夜色中分外刺眼。



2. 玉姬

刚才那声声惨叫，正是从烟花巷内的怀春楼传出来的。

进了烟花巷，走不多远就到了怀春楼。怀春楼那高大的面街琼楼，在众多青楼中显得格外醒目。主宰这怀春楼的鸨儿叫阿金，一个年岁不大却很老于世故的风骚娘们。若在平日，夜幕刚刚拉下，阿金便例行公事般由十几个浓妆艳抹的侍儿伴着，在前面的风月厅迎候络绎不绝的客人们。

今夜，风月厅里却没见阿金略显丰腴的身影，此刻的她，正在后苑僻居一隅的阁楼揽月阁里办更重要的事儿——前几日被送来抵债的姑娘玉姬，死活不愿意出厅接客。

阿金已经关了玉姬整整两日，不给吃喝，可这个刚满十七岁的女子就是不愿顺着阿金的意，畏缩在床头一角，不住地哭泣。阿金打发几个丫头轮番劝慰，但依然收效甚微。看着怀春楼日夜川流不息的客人，憋了几日的阿金再也按捺不住了。

阿金带了几个小厮、丫头冲进了揽月阁。小厮用不粗不细的麻绳把玉姬捆吊在房梁上，正准备扬起手中的皮鞭狠狠地抽打可怜的姑娘。

“退下！”阿金喝退小厮。

不是阿金舍不得惩罚不听话的玉姬，精于算计的阿金知道，她所依靠的就是怀春楼这几十号姑娘白皙光洁的脸蛋和柔嫩的肌肤，有了漂亮的脸蛋和光滑的肌肤，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白银流淌进怀春楼。若是毁坏了姑娘们的脸蛋和肌肤，就是自毁财路，阿金自然不会让不晓事理的小厮们干出赔本的蠢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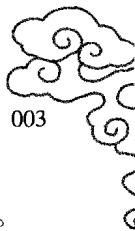
阿金略显富态的脸上堆出勉强的笑意。阿金又一次劝告玉姬回心转意，她说只要玉姬听她的，她会让玉姬成为跟翠晴、柳绿一样红得发紫的邯郸名妓。阿金见玉姬只是摇头，又说凭玉姬艳丽的容颜，将来在怀春楼很容易找个将军或公子，少不了荣华富贵，玉姬仍然没有动心。阿金最后劝告玉姬，只要愿意在怀春楼的风月场里浪荡三年五载，待挣足金钱还了欠债、赎了身子，照样放她回家，与她那遭难的家人团聚。

可是，玉姬只愿意弹筝献艺，不愿意陪酒，更不愿意卖身。

阿金终于捺不住性子，她从丫头手里取过几根银针递给小厮：“给我扎，扎她的身子，扎她的奶子，哪儿疼就往哪儿扎。老娘在这风月场中混了二十几年，就是不信这个邪，凭我的手段，却治不了一个嫩娘们！”阿金知道，从少女到娼妓这一关不好过，不动点真格，哪个少女愿意张开那双玉腿呢？

小厮献媚似的接过银针，一把撕开少女的胸襟，一针针扎向玉姬的胴体。

“啊——”经历过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折磨后，随着一阵惨叫，玉姬终于昏死过去，一头失去光泽的青丝绝望地耷拉在裸露的胸前。



一盆冰冷刺骨的冷水兜头泼来，玉姬本能地打了个激灵，从死神那儿回来了。

一个小厮拧住玉姬散乱开来的青丝，拎起来威胁道：“再不听话，看我让缪猪儿怎么来收拾你！”

闻听缪猪儿的名头，玉姬露出了一丝易于察觉的恐惧。玉姬虽然只在怀春楼待了几天，却听说过缪猪儿的厉害。缪猪儿的行事手段，在烟花巷，不，怕是在整个邯郸城都是出了名的，这烟花巷哪个女人不知道呢？

她们知道，缪猪儿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干起事来丝毫不知羞耻，猪狗不如，他干的丑事坏事数不胜数。

有一次，缪猪儿在坊市里调戏一个小寡妇，他几句油腔滑调、带着淫秽底色的挑逗话儿，硬是把小寡妇撩拨得羞怯难当，最后竟然一头撞死在坊市前横门的石柱上！缪猪儿的无耻还在于他经常干一些出格得毫无章法的丑事，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下裤子露出鸡巴；他敢在邯郸城的任何一条巷子里搂抱单身女子；他甚至敢于在烟花巷的巷口突然亲路过的女人的嘴巴。过去，缪猪儿只要攒足了钱，就会跑到烟花巷来玩女人。凡是被缪猪儿睡过玩过的女人，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斑斑驳驳，没有一处好皮肤。姑娘们总是叫苦不迭，发誓今生再也不会接待缪猪儿了。

女人们怕缪猪儿，烟花巷的老鸨们却看到了缪猪儿的特殊“价值”：一旦青楼里有不听话的娼妓，或是新来了野性未除的雏儿，就想到花钱请缪猪儿来修理她。缪猪儿也真是缪猪儿，他给请他的老鸨们撂下大话，要是他没有修理服帖那个女人，他愿意立马倒贴一千元。

不知是冷水的刺激，还是缪猪儿的威慑，玉姬的身子在烛光下瑟瑟发抖。

阿金似乎看出了什么，冷冷地抛过来几句话：“玉姬，你可别忘了，我能让你死，也能让你父亲、让你一家子都去死。这次若不是怀春楼借给你父亲十万钱，恐怕你父亲早就人头落地了。你若再执迷不悟，当心你父亲……”

这次，没等阿金把话说完，玉姬就抬起了头，一双泪水盈盈的眸子，显出异常恐惧的神色。她嗫嚅着两片少了血色的唇，似乎想对阿金说什么，但发不出声。

阿金知道，方才的一席话起了作用，少女遮掩羞怯的面纱就要被她毫不留情地撕扯下来。阿金原本暗淡的脸庞，微微现出胜利者的慰藉和喜悦。

揽月阁里顿时寂静下来。阿金狡黠的目光似刀子盯着玉姬悲戚的面容。她喜欢体味猎手的快感，让眼前可怜的猎物彻底丧失抵抗的斗志，就像以前她惩罚其他敢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女人一样，最终胜利的还不全是阿金！阿金把她们由青涩懵懂的姑娘，变成成熟的女人、妖艳的娼妇，变成一堆堆任人蹂躏的香肉！

阿金正兴味十足地等待着猎物反抗意志的最后坍塌，迷离的眼睛显出丝丝陶醉的神色，突然，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打破了揽月阁的寂静。

吱——门开了，是侍儿荷儿：“妈妈，吕大商人来了……大商人称要见您！”

荷儿的到来似乎败了阿金继续欣赏猎物的兴致，不过阿金并没有责怪荷儿的意思。

思,因为荷儿给自己送来的是个好消息:半个月没来的大商人吕不韦又上门来了!

来怀春楼狎妓嫖娼的,有纨绔子弟,有风流骚客,有衙门官僚,有将校统帅,当然也有商界巨子。说句实在话,尽管阿金离不开所有为怀春楼捧场子的嫖客,但她还是偏爱商人的光顾,他们在怀春楼花费起来,视黄白之物如粪土,为博美人一笑,不惜千金!尤其是大商人吕不韦,几年来投进怀春楼的金银可谓车载斗量。

可是不知怎么的,最近半个月吕大商人突然消失了,烟花巷难以寻觅到他风流朗俊的英姿,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另有寻欢作乐的地方了。

现在,吕大商人又重新登门,怎不让阿金兴奋?

第二章

吕不韦的新嗜好



1. 吕大商人

“吕大商人”，邯郸人差不多都这样称呼吕不韦。“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用在吕不韦身上可算贴切。这个来自卫地濮阳的年轻人，硬是依靠自己精于算计的本事，贩贱卖贵，仅仅过了十多年时间，就成为响当当的商业巨子，把他父亲给他的不到百金的起家资本，盘转变成了万贯家财。

早年的吕不韦，帮着父亲在濮阳老家做买卖。过了两年，吕不韦刚过弱冠之年，便亲自带着伙计走南闯北，时而阳翟，时而宛城，时而临淄，时而大梁，时而邯郸，足迹踏遍天下，干着贩卖财货的营生，逐渐积累起万千家资。最近几年，吕不韦放手让伙计们帮衬着打理那日渐庞大的生意，自己则留在邯郸城乐得逍遥。

刚过而立之年的吕不韦，有着过人的智慧和精力。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本想利用寓居邯郸城的几年时间，在雄居关东之地的赵国谋得一个与他的资产地位相当的政治地位，用俗话说，就是捞个一官半职。可命运似乎总与吕不韦开玩笑，他的为官之梦始终那样遥不可及。

吕不韦是卫国人，本来父亲想为儿子在家乡小城谋个官差，可吕不韦死活不愿意。并不是吕不韦不想从政，他是担心在卫国当官实在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

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处在中原腹地的卫国简直可以用“岌岌可危”来形容，连卫国王君自己都不得不寻求临近的赵国的庇护，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前途？所以那时吕不韦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他不愿意从卫国开始从政之路。

在吕不韦看来，良禽择木而栖，贤能择君而事，若要从政，首先应



该寻找一个有前途的大国,反正战乱纷纷的各国都需要延揽人才,何苦在卫国一棵树上吊死?

在吕不韦的眼里,赵国是个较为理想的国度。

当吕不韦离开濮阳不久,带着家人到韩国阳翟经商时,他就从各种途径了解到赵国的一些情况:这个从晋国分离出来的侯国经过一百多年发展,成长为一个有影响的赫赫大国。特别是经过赵武灵王的锐意改革,学习胡人的生活习俗和军事战法,建立起一支足以影响各国战略格局的骑兵,赵国的军事实力跨越了一大步。到了赵惠文王时,文有赵胜、蔺相如,武有赵奢、廉颇,将相和睦,国力蒸蒸日上,连不可一世的秦昭王也不敢轻视它。虽然赵惠文王前几年驾崩了,可赵孝成王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更重要的是,赵国能够随时调集一支人数高达四十万的大军,这可是一支足以震慑各国的庞大力量!

所以,吕不韦思前想后,决定从赵国开始自己的从政之路。

可是,桃花有意,流水无情,花费了巨额金钱铺路的吕不韦,发现从政之路异常艰难。其实这也难怪,一个没有贵族血统的卫国人,又没有在邯郸营建起过硬的关系网,谁会将一个不为人重视的商人提拔进赵王宫的高官之列呢?虽然每次赵国军队出征,吕不韦都会不失时机地资助一批价值不菲的征衣或军粮,可每次换来的仅仅是赵王宫几句无关痛痒的奖勉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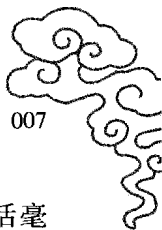
吕不韦想过走平原君赵胜的路子。平原君赵胜,这个赵国柱石一般的政治人物,其声名早已响彻天下。他是赵惠文王之弟,受封侯爵之位,又是赵国国相,却总是那样的谨慎而谦恭,投奔他的才杰俊士真如过江之鲫!

吕不韦曾特意登门拜访过平原君。赵胜也果然能礼贤下士,尽管在位尊爵显的赵胜面前,吕不韦只是个没有任何官阶的商人,可平原君依然笑容可掬地接见了,并在相国府赐宴款待。赵胜欣赏吕不韦的灵活大脑和精于算计,他邀请吕不韦当他的门客。吕不韦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表示同意,只是含糊其辞地敷衍。他知道,平原君的门下还有三千余等待仕进的门客。想到这,吕不韦就感觉仅仅做个门客,其仕途渺茫无期。所以吕不韦虽然仍然与平原君有礼节性往来,但他明白,依靠平原君的推荐为官有些不靠谱。

想到这些,吕不韦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这不能不让这个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失落、伤感。

也许是为了慰藉那颗被刺痛和受煎熬的心灵,也许是为了寻觅其他的仕进之途,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吕不韦于是经常到烟花巷——一个娼妓充斥的地方,来寻欢作乐。

“没有到过邯郸城就不能算到过赵国,没有到过烟花巷就不能算到过邯郸城!”不知是哪位文人骚客,或是流氓市侩,最早说出了这句后来在关东列国流传久远的名言,话是粗点,不过却颇有些道理。赵国千里疆域会聚起来的财富多集中在邯郸



城,而邯郸城的财富又最终会聚到这烟花巷,用“纸醉金迷”形容这里的人的生活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来往烟花巷的人多为社会名流、各界精英,不仅有赵国上层人物,也有其他各国要员,甚至连边鄙之地的胡人、戎人也会时不时前来领略一下燕赵美女的多情和风骚。

于是烟花巷虽长不足一里,但别有洞天,至少你足不出巷即可知晓天下之事。

于是,嗅觉敏感的列国使节经常穿着花里胡哨的便服,暗暗窜进烟花巷,美其名曰考察赵国风俗,其实是想借娼妓之口了解各国政治风向。特别是时值多事之秋,烟花巷差不多成了各国谍报中心,赵王派出的耳目自不必说,据说连几年前刚刚出任秦国丞相之职的范雎,竟也派了线人潜伏在烟花巷内!

2. 怀春楼

为了博得美人花枝乱颤的笑颜,吕不韦也不知往这烟花巷扔进多少金钱。不过吕不韦并不吝啬钱财,对家富万金的吕大商人而言,这些黄白之物与其他货卖之物似乎并没有多少区别,自己若是想要,便唾手可得。

烟花巷内的多数青楼妓馆都曾留下吕不韦俊朗的身影,不过,吕不韦更愿意到怀春楼消遣作乐。

这倒不仅是因为怀春楼内的女人都是天下绝色,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消遣环境要优越得多。其他青楼常有一些地痞恶棍来寻衅滋事,这使吕不韦常常有种大杀风景之感;而来怀春楼的客人几乎全是邯郸城有身份的名流,当然这与怀春楼老鸨阿金善于经营颇有关系。

阿金,这个在烟花柳巷中摸爬滚打多年的精明角色,懂得如何营造煽情而又不失高雅的嫖娼野合的环境和氛围。怀春楼的娼业正是依靠着阿金的智慧和手段,被经营得有板有眼。阿金依据姑娘们的容貌把她们分成三六九等,把娼妓们的价格定得高高的,即使最低等的丫头每夜卖春钱也得三千钱,下三流的人谁敢迈进怀春楼的门槛?

如此,怀春楼除了一般寻常瓦肆妓馆常有的喧闹之外,更兼具青楼少有的雅致、时尚和风流。

吕不韦喜欢这里雅致的环境,说句实在话,在怀春楼时能见到赵国社会名流,仿佛自己也身列上流社会,那种感觉真的是很畅快!

今日吕不韦又来了,他习惯性地踱步进了怀春楼第二进的富贵厅,在厅左侧一张用花梨木精雕而成的太师椅坐下。刚一落座,几个脸上涂抹了一层厚厚脂粉的女子似花丛粉蝶围拢上来。吕不韦一边老到地与她们周旋,一边要她们去找她们的妈咪阿金来见他。熟悉怀春楼的吕不韦知道,在厅堂里乱窜的骚娘们只能算二三流货色,上佳的尤物都是由老鸨阿金亲自点派。

“吕大商人，真是稀客哪！是什么风把您这大富大贵之人给吹进怀春楼来了？”随着这脆辣辣、油腻腻的话语，阿金摆动着微微发福的腰姿出现在吕不韦的身前。

“嘿嘿……是秋风，这烟花巷有这么多秋娘，她们一旦扇起风来，能不把男人给吹进来吗？”吕不韦嘴角微露笑意。

“呵呵，大商人还是那个大商人，说话总是那么有趣儿！对了，我说大商人，怎么……最近没见您来烟花巷找乐子？该不是又去跑买卖了吧？”阿金问道。

“算你猜中了，去了一趟齐国，从那里弄来的三万担海盐被边境上的军爷给扣了！”

“怎么？连、连吕大商人的货物……竟也敢扣？”

“唉！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呀！老鸨娘只知这小小怀春楼的春风秋月，哪里知晓外面世界的纷繁复杂！嗨，这十来年，齐国与咱赵国的关系几时好过？不是战火不断就是貌合神离，我这同东方齐国人的鱼盐买卖，也是整日提着颈项上的八斤半在做着，真是如履刀刃呀！这不，我的这批货还没出齐国国境就被卡住了。不过，好在那些军爷还算给我吕不韦面子，只花了百把两黄金就放了我的盐货。要知道，这三万担盐货到了邯郸城，一转手倒腾出去，那赚的又何止千金！”吕不韦话说到这儿，脸上流露出一丝自得的神色。

“大商人果然神通广大，只稍微活动一下筋骨，便日进斗金哩！对了，闲话暂时搁着，还是先谈正经事儿。今夜大商人来消遣，是要红玉作陪，还是要紫娟相伴呢？”阿金三句话离不开本行。

阿金的几句恭维话很受用，差点儿让吕不韦忘了来怀春楼的“正事”。吕不韦有点奇怪，阿金怎么要让红玉、紫娟来作陪？阿金应该知道，虽然红玉、紫娟也是很可人的美人儿，但他吕不韦更喜欢翠晴、柳绿，她们俩那娥眉点翠、目含秋波的模样，不知销毁了邯郸城多少英雄显贵的筋骨和豪情。吕不韦见阿金没有直接安排翠晴或柳绿来相伴，感到很不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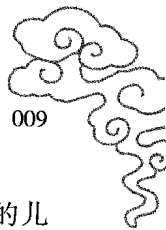
“翠晴呢？是不是担心我吕某人缺少金银？你们这些老鸨，真是……”吕不韦不悦的目光扫视着阿金。

“啊呀呀！吕大商人哪，您说哪里话！谁不知吕大商人是当代陶朱公？谁敢跟您比财斗富，那不是有眼无珠吗？”阿金从侍儿手中接过一杯冒着香气的茶水，赔罪似的赶紧端给吕不韦，然后脸色陡地一变，为难地对吕不韦道，“不瞒大商人说，翠晴现在可是攀上豪门了，连我阿金都难做得了这嫩娘们的主哩！十几日前，来怀春楼的赵括赵大将军看上了她，现在隔三差五地就要翠晴去作陪。”阿金说到“赵大将军”几个字时，故意把声音提高了好几度。

“赵、赵括？哪个赵大将军？”吕不韦不解地问道。

“邯郸城能有几个赵大将军？就是那个连赵王都得高看几眼的马服君呐！”

吕不韦心里咯噔一下，他没料想到大名鼎鼎的马服君居然也跑到这烟花之地，



马服君可是国之柱石呀！吕不韦对赵括不是很熟悉，但知道他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奢的名头可是在关东六国都响当当的，赵惠文王三十年，阼与一战，赵奢大破强秦，使天下震动，赵惠文王赐爵马服君以示奖掖。三年前，赵奢因病辞世，赵王不忘前功，让他的儿子赵括承袭爵位。据说这赵括年纪虽轻，可颇懂得兵书战法，赵奢尚且在人世时，赵括就博得了军事奇才的美誉。

“怎么连马服君也……看中了翠晴？”吕不韦有些失落，他知道马服君的分量，他还没胆量与马服君争夺美人。

“马服君爵位再高，他也是个男人，是男人嘛……哪个不爱美人？这不，今儿晌午又打发家臣跑来把翠晴给接到府上去了！唉！要不是赵将军顾忌影响，担心母亲大人反对，怕是要娶翠晴为妻哪！”

“噢？真……真有这回事？”吕不韦似乎还难以相信从阿金嘴里吐出来的话儿。

“吕大商人若是不信，可派个可靠之人到马服君府里去打听打听，我阿金若有半句虚言，将来定喝鸩药而亡！”

“那……那柳绿呢？她怎么也没见踪影？该不会也是被赵括将军看中了把！”吕不韦复又问道。

“别提这个柳绿，翠晴被赵将军看上后，只剩下她一根台柱子，本指望她能给怀春楼顶一顶局面，可她倒好，竟跟东海来的一个齐人黏糊上了，没几天工夫就如胶似漆。要说女人贱起来可真是没药医哟，前日，这贱人……居然想跟他偷跑回东海去，你说气人不气人？小厮们把她抓回来狠狠教训了一顿，现在还正在卧床养伤带赌气哩！”阿金愤愤而言。

“噢，那齐人什么来头？居然把心高气傲的柳绿姑娘给迷住了，倒有些意思。”吕不韦对风流韵事总是有着极大的兴趣。

“那人名唤徐福，一个走江湖的齐国人，听说与柳绿还是未出五服的远房表亲，依靠着一张能把泥土说成金块的嘴皮子在临淄、邯郸混饭吃，也正是他那张嘴，不知蒙骗了多少娘们！据说只要与那小子说上几句话，人家黄花闺女就会被哄骗得晕头转向，连一丝廉耻也不顾了！”阿金口中不住地诅咒。

“竟有这事？这么说，怀春楼的几根撑门面的柱子都被人拆了！只有矮子里面挑将军，让红玉、紫娟她们来……”吕不韦揶揄地说道。

“谁说不是呢？倘若不是红玉、紫娟几个姑娘死活顶着，怕我这怀春楼的朱漆大门早就严严实实地闭起来了！”

“唉，偌大个场子，老鸨你也该多找几个可意的美人儿来撑面子呀！”

“谁说不是？可干缺德事来烟花巷挖墙脚的人太多。大商人想想，现在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哪个家里没有烟花巷的美人儿？甚至连国君后宫里也充溢着烟花巷女人的脂粉气息，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烟花巷的青楼妓馆都快成为各国的美人培训班了！大商人你说天下哪有这道理？”阿金有些伤心，又有些无奈。

“嘿嘿，”吕不韦微微一笑，“这么说，今夜只能让红玉姑娘来作陪了？”

“大商人，说句心里话，让红玉陪伴您一宿，也未曾委屈您，红玉好歹也是本该入王宫的美人，若不是我阿金善于耍弄些手段，哪能弄来这样的天姿国色？大商人先与红玉快活几宿，过几日，让新进的玉姬来陪伴你，到时候，就怕大商人乐不思蜀，连近在咫尺的私宅也不愿回哩！”阿金突然想到了关在揽月阁的玉姬。

吕不韦知道阿金又从外面进了新货，一时来了兴致：“哪里弄来的良家民女？”

“嘻嘻嘻嘻！看大商人说的，怀春楼有几个小家碧玉能进得来？这个玉姬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大家闺秀，她父亲可是管理赵国军粮的校尉！若不是私下里贪两个钱偷卖了些军粮，家里也就不会遭罪了。这下好了，事儿露馅了，家给抄没了，要不是把女儿卖到怀春楼换了几万钱，怕早就人头落地了！”阿金似乎流露出一丝怜惜。

“噢，原来如此。”

“这玉姬可真不愧为大家闺秀，简直就是为天下男人生的，没有一处不玲珑秀气，尤其是那肌肤，细嫩得跟海蚌肉似的，碰一碰怕都要流水哩！最难得的是，玉姬能弹得一手上乘的古筝，听她弹奏一曲靡靡之音，男人怕会舒坦得连毛孔都渗出血来！”说到这个只花两万钱就换来的上等货色，阿金似乎就来了精神，仿佛看到了怀春楼未来的希望。

猎艳尝鲜是男人的本性，吕不韦也不例外，他对阿金夸耀的新货色顿时产生了浓厚兴趣，或者说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原始冲动。

“既然有如此上佳货色，为何不让她来陪伴吕某？”吕不韦露出不悦之色。

“大商人是知晓的，这些新来的女子个个心高气傲，野味未去，她们的身上似乎都带着刺，若不把她们的野性去除，刺儿拔出，怕没有客人能享受一个美满的消遣夜。玉姬姑娘刚来，也是一样的野味难驯。老娘要调教她几日，把这只野鹿除去野性，留下骚劲，再习些侍奉男人的独门秘籍，到时候大商人玩了，那才有灵魂出窍的感觉呢！”

吕不韦默思片刻，朝阿金身后的红玉看了看，旋即嘴角拉开一道弧线。红玉嫣然一笑，扭动着轻盈的身姿走至大商人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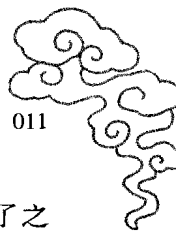
3. 娼门

光线暗淡的揽月阁，传出女人呜呜嚤嚤的低泣声。

玉姬伏在墙角那张有些破旧的雕花红漆床上，正伤心落泪，只有荷儿守候在身边，时不时劝慰几句。

此刻的玉姬，心中充满着恨意。

她恨老鸨阿金，她恨怀春楼里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身边的荷儿，是她们逼良为娼，羞辱、糟蹋自己。



被卖到怀春楼之前,玉姬并不知道到这里是要她干见不得人的事儿。来了之后,方知道这里是个大淫窝,那些矫揉造作、巧笑娉婷的娼妓,那些道貌岸然、淫语充斥的嫖客,看了就让人作呕。

初来时,玉姬想到逃亡,可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风月厅外的小厮虎狼似的眼睛紧盯着怀春楼里的每一个姑娘。即使逃出怀春楼,逃出烟花巷,也没有哪个娼妓能逃出老鸨阿金的手掌心。这个狠毒的鸨儿可是通天的角色,她仿佛在邯郸城上空张着漫天大网,谁也休想逃脱。就凭这,阿金硬是把怀春楼内百十号娼妓修理得服服帖帖。

玉姬听荷儿说过,以前曾有几个不懂事理的小娼妓趁着夜色逃出了邯郸城,最后还是被阿金派人给抓了回来,一个个被褫剥衣衫,打得死去活来,有一个还让缪猪儿给糟蹋得不成样子,最后有的死了,有的乖乖安心地做着娼妓。自从缪猪儿整服帖了那个姑娘,就再没人敢把腿随意迈出怀春楼的朱漆大门。

玉姬曾想一死了之,可她害怕死亡,或者说害怕父母遭受更大的苦难。

老实说,玉姬恨父亲赵安。她恨父亲不明事理,为了几万钱竟偷着把掌管的军粮卖了一千担给韩国人。

父亲被关入死牢,根据赵国律例,犯下私卖军粮罪的人,要么处以腰斩,要么罚钱十万。父亲为乞求一命,让妻子当了官奴,又把玉姬卖到怀春楼换回几万救命钱。

玉姬知道父亲卖自己也是迫不得已,父亲爱自己,小时候自己常骑在父亲肩上看庙会花灯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谁不畏惧死亡呢?玉姬不想过多地责备父亲。想到母亲,玉姬心中暗生酸楚。母亲为父亲生了三个子女,几年前哥哥在代地与匈奴骑兵的冲突中不幸中流矢而亡,连尸体也未曾见到;姐姐嫁给裨将赵茄当了小妾,没过一天好日子,赵茄是个脾气暴躁的酒鬼,每日喝了酒对姐姐非打即辱,害得姐姐上吊自尽了;如今玉姬又被卖到淫窝,母亲若是知道真相,定会心中泣血!

现在玉姬不再想寻死,若是自己寻了短见,老鸨阿金绝对不会放过可怜的家人,她不想让父亲死,更不想让母亲凄苦的晚年雪上加霜。

“活着,对,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玉姬抹了抹眼角的泪水。玉姬睁开眼睛,荷花不知道何时出去了,揽月阁里只留下孤零零的玉姬。她抬头透过玲珑精巧的窗棂向外望去,天空像自己的心情一样,黑漆漆的模糊一片,连一颗星星也没有,只有前厅的淫荡之声时高时低地从窗户那儿传进来。

“明天那儿就该是我要去的地方!”玉姬油然想到了翠晴、红玉、紫娟她们的生活。

第三章

初尝成为女人的滋味，她该恨谁



1. 蜕变

阿金今日的心情爽朗了许多。下午是阿金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来怀春楼的风流情种不多，无须阿金亲自打理。阿金让侍儿烧了一大盆水，泡了个热水澡。

沐浴更衣后，阿金惬意地躺在锦衾卧榻上，让荷花给自己浑身按摩一番。阿金只闭目养神，她需要好好地保养身子，否则时常的通宵忙碌会使自己吃不消。

“今儿是什么日子？”阿金问荷花。

“初六，对了，吕大商人不是说初六要来吗？”

“嗯，日子还真快，五日眨眼间就到了。”

阿金的脸庞顿时更有了光泽，像丰腴的皮肤下溢出了油脂一般。吕大商人今夜又要来光顾怀春楼，怎能不令人兴奋呢？更重要的是，玉姬终于被驯服了，愿意出台接客了。

“可不能把玉姬这娇娃贱卖了！”阿金在心里暗自思忖。

像玉姬这样的多年难得一见的上佳货色，恐怕也只有吕不韦这般商界巨子才能消遣得起，阿金早已给玉姬定下最低价码，没有五十金是不会让男人嗅到玉姬的香气的。好在这点阿金不用担心，吕不韦可不像其他的达官显贵，他出手向来就出奇地大方，去年翠晴的开苞花红就是吕不韦赏的，足足五十两黄灿灿的金子。

像吕不韦这样难得的大主顾得用一个风骚得够味的嫩娘们套住他，不然这财气要是被其他青楼夺去，实在可惜！那些高官显爵走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所谓的上层人物，个个拿着国家千万的官俸，可在怀春楼花费起来却吝啬得似妇人。就拿那个赵括来说吧，袭了马服君的高爵，来怀春楼找乐子，一次出手最多不过五千钱。更可气的是，

